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復夢 第二十一回 巧語說風情不妨畫卯 苦心嘗藥味慨試鸞刀

話說眾人正在看戲吃麵，丫頭來回：「姑太太、姑老爺到了。」海珠們聽見，立刻起身去接，夢玉急忙先去，紫簫、秋瑞跟著就走。海珠叫道：「蒼苔甚滑，看仔細栽在石頭上。」兩人頭也不回，一直徑去。夢玉來到承瑛堂，氣也喘不過來，走進裡面。老太太瞧見，笑道：「你丈人、丈母來了，快去接罷。」夢玉答應，轉身就走，剛出了院門，遇著秋瑞、紫簫兩個笑道：「接丈母也不犯著這樣跑！」夢玉笑著讓他們進去。秋瑞來到簷前，丫頭們啟簾伺候，同紫簫進去，秋瑞上前請老太太安，至祝露面前請安、問三叔叔好。祝母問道：「太太今兒為什麼不來？」秋瑞答道：「母親明日過來給老太太拜壽。」祝母笑道：「那也不敢當，老姐妹拜個什麼？過來熱鬧熱鬧。」秋瑞道：「姪孫女剛才到怡安堂，被他們半路上拉去吃面，這會兒才得過來請安。」祝母笑道：「說什麼拉去吃麵，明擺著是拉你去出分子。」兩位太太同祝露都笑起來。祝母道：「你同三叔叔坐坐，瞧咱們吃麵，你大姑姑也快來了。」秋瑞答應，在祝露榻前陪坐閒話。

紫簫過來問：「老爺想吃點什麼？」祝露道：「剛才吃點燕窩湯，總覺口中無味。」紫簫道：「丫頭叫他們找了兩隻七八年的老鴨子，丫頭親自收拾，晌午些兒可以吃得。」祝露道：「你那裡有錢買東西請我？叫芳芸開了帳罷。」秋瑞笑道：「兩隻鴨子值幾個錢？是他的一點孝心，叔叔賞臉收了他的這點兒敬意罷。」祝母們笑道：「紫簫送禮，還帶著一個幫說話的人。」祝露也笑道：「倒是咱們秋姑娘說的有理。」正在說笑，海珠、掌珠、修雲、芳芸進來，祝母道：「你父親、母親都來了，你們到垂花門去接罷。」秋瑞道：「我也同去接姑姑。」海珠眾姐妹都到垂花門去，正上怡安堂甬道走著，瞧見中門大開，梅白、秋琴、梅春同著夢玉們一齊都走了進來。海珠姐妹趕著上前迎接。梅白夫妻每人拉著個寶貝女兒，十分親熱。修雲、秋瑞上前請安。秋琴同梅白道：「怎麼有勞鞠小姐大駕。」秋瑞道：「姪女本該遠接才是。」姨娘、姑娘們請安問好，秋琴道：「怎么二丫頭瘦了這些？」修雲答應新病初好。海珠道：「兄弟也覺瘦些。」秋琴道：「不知是怎麼？他近來連話都懶說，帶他來同夢玉鬧一陣子才得，不然這孩子要成病。」娘兒們彼此問答，不覺走過怡安堂，往介壽堂院門繞過來，到承瑛堂門口。桂夫人、石夫人在甬道上等候，梅白先上前去見禮問好，轉身去見老太太。

走進承瑛堂，祝母瞧見滿心歡喜，梅白至膝前跪下請安。

祝母扶他起來，捧著老太太的手，又跪下問了安好。至祝露榻前，哥兒兩個彼此說些記念。秋琴已走進堂來，祝母忙問道：

「秋琴仔嗎今兒才來？」秋琴跪在膝前請安，說道：「魁兒身上不好，遲來了幾天。」祝母一面扶著，問道：「魁兒仔嗎呢？」秋琴道：「不知是個什麼症候，成天家總不言語。坐在那兒就坐一天，站在那兒就站一天。除了唸書，就是這呆呆的樣兒，真叫人心煩！」正在說著，梅春過來請安，祝母將他摟在懷裡，心肝寶貝的問個不了。該班的李祥媳婦來回說：「老爺請姑老爺說話。」梅白站起告辭，祝母道：「你二哥今日請鬆大哥。你哥兒們也是多年不見面了，很望你來。快去熱鬧罷。」

吩咐夢玉：「陪你丈人出去，帶著魁兒去見二舅舅同鬆大爺。外面無事，同他到秋水堂合你們一堆去熱鬧，不許唬著他。」

又吩咐姑娘們：「瞧著魁兒兄弟，別叫他呆頭呆腦的。」眾人齊聲答應。

夢玉跟著梅白同魁兒一直到敬本堂。眾人見過禮，松節度笑問道：「香月何以今日才來？」梅白道：「為因山水勾留，故此來遲。」彼此讓坐，敘談別個。祝筠命魁兒：「同哥哥去出分子罷。」梅春答應，同夢玉進垂花門走至景福堂，瞧見秀春手中提著兩把洋鑿錫酒壺，後面丫頭三子端著兩碗菜，低著頭走了出來。夢玉問道：「秀姐姐那裡去？」秀春抬起頭來應道：「瞧乾媽去。」原來桑奶子是他的乾媽。夢玉點頭道：「你替我問媽媽好。」說著，走進景福堂，出後卷棚，由海棠院門口過小茶房，走西廊下，過了芳芷、棗桂堂，就是嫂孀們聽事房，轉下台階，過瓶花閣院門，順著甬路進如是園。

這梅春大有乃父之風，最好山水，到處遊玩。來到秋水堂，望著那些荷花對夢玉道：「這真是一花一世界！」夢玉笑道：「依我看來，是一花一美人。」梅春點頭笑道：「此處是美人世界，咱們再到山水清涼之所逛會再來。」夢玉道：「山水美人皆不可少。」吩咐丫頭們：「等著奶奶、姑娘來，說我同魁大爺就在園裡閒逛。」眾丫頭答應。

夢玉、梅春離了秋水堂，順著柳堤由北渡過之字橋，至船房。四面皆水，連頭亭、房艙共是五間，匾上四字是「在水中央」，艙中設著琴棋書畫各樣精工，兩邊窗外盡是蓮花。弟兄看了一會，過橋向南曲折轉過東去，至富春閣面前，仿倪雲林的平山，疏林喬木、牡丹千本，正是綠葉叢叢。右有小船房一間，匾曰「芥舟」；左邊山畔一亭，匾曰：「杯亭」；由亭之西危坡仄徑曲折而北，有大樓三間，匾曰：「紅樓」。面前大平台由天街而南至雲香閣，下邊盡桂樹。走下閣來，順著迴廊穿過桃林、竹徑一帶，層巒疊嶂，翠蔭古藤。由石徑折至洞口，石洞上刻著四個大字，是「天上人間」，入洞口，側身而進，曲折而至紅香塢，內有竹籬草屋十餘間，清雅幽潔。小沼平山，老松修竹，開四時不絕之花，有百歲長春之景。兩人遊玩一會，仍走原路出走，迄遷東去。至小玲瓏館，大閣三間，上下皆藏書之所。左右群房十餘間，面前盡是各樣花果。廊下磚門一座，開過去是西宅蔭玉堂大老爺那邊的宅子。因大老爺家眷盡在都中，那邊只有一二十個老家人帶著家眷看管房屋，以此將這園門久已關鎖。夢玉道：「咱們回去罷，逛的長遠了，別叫他們著急。」梅春點頭，走藏春塢後身至來月軒，穿過那些蘭房竹閣，繞到秋水堂後身，聽見鑼鼓喧天正唱的熱鬧，兩人繞進戲房。

那班子弟瞧見兩位大爺進來，趕忙站起。這兩位小爺，拉著這個說說，拉著那個問問。掌班的徐金道：「奶奶們四下裡差人去找，再隔一會兒人都差光了，快些去罷。」夢玉同梅春說道：「咱們逛乏了，躺一會兒再去。」說著，兩個人各在一個戲箱上躺著，命那些子弟們捶腿打扇，攢做一堆。徐金怕他兩人睡著，故意逗著說話，躺了一會說道：「兩位大爺去罷。這裡熱，別叫這些人的汗味兒薰著。」夢玉們被徐金催逼不過，只得起來，到頭盔箱邊看了一會。夢玉取下一口黑絡腮須來帶上，梅春笑道：「我帶白的。」夢玉將一嘴大白的遞與梅春帶上。場面上正是孫悟空三調芭蕉扇大鬧火燄山。弟兄一邊一個走齣戲場門。

海珠們正瞧著眼花，忽見兩個走到面前，嚇了一跳。細看才知道是他哥兒兩個，不覺哄堂大笑。眾姐妹笑的不能仰視，芳芸笑道：「那裡有個兄弟的鬍子倒比哥哥的先白？」夢玉、梅春一路笑著走到中間一席，弟兄兩個帶著鬍子坐在正面，兩旁是秋雁、春燕、長生、書帶四人陪著。此時又添一席，因為來了梅大爺同丹桂姑娘。一共九席，擺了半日果碟，要等上菜。

眾人見他兩個帶著鬍子坐在上面，人人笑不絕口。春燕笑道：

「兩個老祖宗，你再叫咱們笑一會兒，別說是這會兒的噁不下，連早上的面也要出來了。」書帶道：「好大爺，你去掉罷，別叫咱們連戲也笑的瞧不成。」夢玉見他們笑的也是分兒，同梅春兩個摘下來，命小丫頭交進班去。丫頭們送茶來喝了一會，梅春揀著歡喜的果子隨便吃些。媽兒們伺候撤碟上菜，這且慢表。

且說秀春帶著三子拿了酒菜，繞過六如閣後身進桑奶子的院子，口裡叫道：「乾媽，今兒好些沒有？我來瞧你來了。」桑奶子應道：「是秀姑娘嗎？多謝你惦記，又來瞧我。」秀春走進屋去，見桑進良坐在炕上，覺得害臊。桑奶子道：「你哥哥惦著我，再三央及查大奶奶同槐大奶奶，叫他兩位通個情兒放他進來瞧瞧我，任什麼人兒也不知道。你又拿什麼來給我呢？」秀春道：「是一碗涼拌海參，一碗蔥椒鴨子，還有兩壺幾年陳的桔酒，送來請你老人家。」桑奶子嚷道：「你快些過去，接著你妹妹的！」桑進良忙過去接了，放在桌上。秀春走到炕前問好，三子將菜放在桌上。

桑奶子拉秀春坐在面前，叫桑進良也挨著坐下，彼此問些說話。桑奶子在秀春手腕上捻了一下，秀春會意，對三子道：

「你先回去看著屋子，我坐一會就到秋水堂去。有人找我，你只說不知道，別說我在這兒。」三子答應，桑奶子叫住給他一百大錢，三子謝了，一直竟去，桑奶子拉著秀春的手說道：「孩子，我有句話長遠要對你說，總沒有個空兒，今兒來的湊巧，你哥哥

也在這兒。我又無兒無女，你哥哥同你一樣也是認拜的，他也像你這樣的疼我。你瞧瞧他的品兒也長的不錯，比你大三歲，性兒又好，又會溫存，真是個好孩子。我想著，你在這裡有個什麼出頭的日子？就是伺候老爺，真是三年逢閏月，連姨娘們還夠不上來，別說是你們。不知是怎麼個天開眼碰著你身上，春風一度，你還想生下一男半女來你做個太太不成？

空耽擱了好日子。鬧到後來上不上下不下，白糟掉了你這俊模樣兒。瞧瞧你這雙手腳，誰人不愛呢？倒不如一夫一妻的，我說個粗糙話，每晚上一被的睡，還怕誰來分了什麼去？你哥哥也沒有娶過親，你們正是一對好夫妻，天長地久的好不有趣。」

桑奶子一夕話，將個秀春說的心旌搖漾，低頭不語。桑奶子見他光景，知已心允，不過害臊說不出來，忙丟了個眼色對桑進良道：「你同妹妹到裡屋去坐坐，等我歇歇兒還有話說。」桑進良領會，站起來笑道：「妹妹我同你到裡屋去，讓媽媽歇歇。」秀春紅脹滿面道：「我再來。」說了又不起身。桑進良過來拉住道：「我同你去說話。」秀春身不由己同了進去，不知說些什麼好話。桑奶子等了一會，知已上局，忙下炕輕輕走進裡屋。秀春瞧見，羞的無地自容。

桑奶子走到炕沿坐下，低頭笑道：「孩子，你這會兒是我的誰？」秀春答道：「是你的媳婦。」桑奶子笑道：「真是好孩子。咱們這會兒是一家人了，也別藏藏隱隱的，往後倒難說話。我同你哥哥明說是認的兒子，暗地下原是夫妻。今兒你算是他的正經老婆，將來我也不占你的道兒。我一個月只要兩天，讓我畫個卯兒，咱們這會兒三面講下。」秀春笑道：「就是這樣。」桑奶子道：「既是講定，你瞧著我來畫卯。」三人彼此無忌，狂夠多時，桑奶子取出衣服穿好。秀春勻了畫，抵掠雲鬢走出外間，將酒溫熱斟一大杯，三個人口相授，吃了同心酒。此時秀春同桑進良竟有說不盡的深情恩愛，拉著他叮嚀囑咐說了又說，再訂佳期。

且說秋水堂的眾人等著紫簫、秀春兩個，夢玉道：「秀春姐去瞧他乾媽，我剛才遇見的。誰去叫他？我去瞧瞧紫姐姐就來。」書帶道：「我去瞧秀丫頭。」於是，兩人出席離了秋水堂，走出門，各人分路。

且說紫簫在院裡的茶房內親自收拾，將那只老鴨子燉的十分清潔香美，祝露吃著甚覺有味。老太太見他吃的喜歡，心中安慰。秋琴道：「我瞧兄弟精神很好，說話又響亮。照著這樣兒，不消一天兩天的也就好的了。我想竟不用吃藥。像這會兒紫丫頭收拾的這點兒鴨子，吃的很有味兒。」祝母道：「本來今兒的神氣也比往日好些。」石夫人道：「昨兒夜裡睡的很安靜，不像往天整夜合不上眼。這真是托著老太太的福氣。」秋琴道：「我過蘇州的藥王廟，虔虔誠誠親自上去燒香。他們都說藥王老爺的簽很靈，不拘什麼病，醫不好的，只要到廟裡去求籤，照著簽上的藥吃了，再沒有不好的。若是這病好不了，那簽上就沒有藥，真最是靈應。」祝母忙問道：「你給兄弟求籤沒有？」秋琴道：「我專為著給兄弟求籤，有個帖兒我帶著呢。上面是不多的幾樣藥。」說著，向身上一個荷包內取出一張簽帖，遞與老太太。桂夫人、石夫人同站在老太太面前，看那簽帖上是：藥王靈簽第八十一大吉

茯苓三錢不見鐵，人參錢半銼如屑，藕節一枚河水煎，服時再對生人血。■桂夫人道：「這方子倒很吃得，就是這引子難找。」祝母道：「叫紫簫照著方子上都是家裡有的，煎他一帖吃吃。這引子我想出個代的法兒，咱們家裡有頂好紅花，用他三分，很可以代血。」秋琴們都說：「老太太想的很是。」就將簽帖兒交給紫簫去辦。

紫簫接著心中想道：「人參我那裡還有，芳芸屋裡我瞧見有一大塊茯苓，藕節是現成，不用到陶姨娘那兒去取，省得驚天動地，叫他們吃的不舒服。就是紅花，我那裡沒有。」想了一想，忽然笑道：「容易。」隨趕著到自家屋裡來，開了桌上文具，取出一包人參揀了兩枝，用戥子秤過有錢七分重，咬下二三分在口裡嚼著，將包兒收拾，關上文具，問鶯兒道：「你早上吃麵沒有？」鶯兒答道：「劉媽送了一碗鱔魚面，一碗三鮮麵，還有兩碟兒菜，一小壺兒酒。我聽說都是一個樣兒的，就是嫂們一班兒，都在兩邊聽事房裡，一處擺了四桌，換著班兒去吃。垂花門查大奶奶們另是一桌。劉媽說，今兒吃六百斤麵還不夠呢。」紫簫聽了「嗤」的一笑，說道：「你聽他的瞎話，垂花門以內吃的脹破肚子，也要不了三二百斤麵。」鶯兒道：「芳姑娘今兒生日這樣熱鬧，明兒七月初三姑娘生日，也像這樣唱戲擺酒熱鬧。」紫簫笑道：「傻丫頭，今兒是眾人公分給大爺洗塵，順帶著給芳姑娘做生日。若是咱們都要照著樣兒做生日，必得天天唱戲擺酒還來不及。別說沒有這件事，也沒有這個理。等著我做生日，給你給件衣服就算算了。」鶯兒道：「姑娘，這人參拿到那兒去？」紫簫道：「是給老爺煎藥。說銼成面子，拿個什麼銼呢？」鶯兒道：「我那天瞧見繡花房的廖嫂子，拿著把小銼兒在那裡銼高底兒，倒銼的很快。

我去借他的來使使，這點兒人參，幾銼子就得了。」紫簫笑道：

「很好，你就去借來。」鶯兒笑著飛跑而去。紫簫取兩塊舊汗巾帶在身上，又找兩節兒細帶子拽在身邊。只見鶯兒笑嘻嘻手中拿著把小銼子走進屋來，遞與姑娘說道：「廖嫂子說別丟掉他的，這是繡棚上常要用的東西。」紫簫接著，瞧這銼兒使的很熟。隨取了一張淨白紙鋪在桌上，叫鶯兒取塊鎮紙壓在紙上，將人參就著鎮紙輕輕的銼起來。鶯兒站在旁邊按著紙，一面嘴裡問道：「明兒姑娘生日，做什麼衣服賞我？」紫簫道：「趕我生日過了，一天涼似一天，夏衣穿著，我給你做件棉褂子罷。」鶯兒道：「棉褂子我有兩件新的，也夠穿了。求姑娘給丫頭做件皮的罷。」紫簫笑道：「你要件什麼皮的？」鶯兒道：「我要做件像姑娘那青線緞面兒、又有黃又有黑的牛皮褂子。」紫簫忍不住「吃味」一笑，不覺銼子在左手無名指上一銼，使的勁兒過猛，將一個二寸長的指甲齊根銼了個大口子。放下銼子，縱聲哈哈大笑，罵道：「你快替我滾開，瞧見誰穿牛皮褂子呢？」說畢，又笑得鼻涕眼淚鬧了一堆。鶯兒也自覺好笑，忙取一杯香茶給姑娘漱口。紫簫喝著茶還是笑不絕口，又笑一會，定住了說道：「忘八崽子，你見誰穿牛皮呢？我那件又黃又黑的是火狐狸，那件玫瑰紫四則八寶緞子面兒大白毛有黑團兒的是烏雲豹，那件月緞滿繡花統裡兒的是索倫鼠，那幾件灰鼠羔兒皮，你知道的。這三個名兒你也記著，以後別混說牛皮狗皮的，叫人笑話。」鶯兒笑著答應。紫簫道：「我知道，你瞧著芳姑娘的巧兒有件皮襖，你看的眼熱。等我今年也給你做一件青綢面兒的羊皮褂子。」

鶯兒不等說完，趕著跪下磕頭，說道：「謝姑娘的賞。」紫簫道：「你不用謝不謝的。你瞧，都是你這忘八膏子惹著我笑，將我這一對兒的長指甲齊根兒銼斷了一個，還不去拿剪子給我鉸下來，好好收著呢！」鶯兒趕忙取剪子，將那指甲鉸下，又用木賊草給姑娘磨光指甲。

紫簫銼完人參，向筆插裡取一枝羊毛新筆，將人參面子掃在一堆兒，用紙包好。鶯兒收過鎮紙、銼子，折起桌上鋪的淨紙。紫簫命他端過首飾匣來，將頭上的珠翠金釵卸收下收好，換去耳上珠環，將匣鎖上。脫去身上新衣，解去花裙，換上舊月白紗衫，條條青紗舊裙。對鶯兒道：「咱們明兒一早搬到承瑛堂去，這兒要讓江姑娘來住。你將我的東西慢慢收拾停當，那字畫、掛屏，你夠不著的都等我來取。咱們今兒晚上叫幾個老媽兒搬他一夜，橫豎也搬完了。」鶯兒連聲兒答應，紫簫拿著人參匆匆出去。鶯兒年雖十四，身材長的高壯，是紫簫的得力丫頭。他見姑娘去後，關了房門細細收檢，一物不移。這也不在話下。

且說紫簫走出怡安堂下了台階，看見秋水堂的果碟子都撤了下來。那些打雜的老媽們兩個一條盒抬著一陣的過去。紫簫對著那些老媽道：「你對顏奶奶說，天氣熱，將這些碟子都散給眾人吃了罷。」老媽們答道：「九桌碟子，東大奶奶賞了四桌給班子裡。這裡是五桌碟子，紫姑娘吩咐，咱們去對顏奶奶說就是了。」紫簫點頭，轉進介壽堂，同些嫂們說幾句閒話，一直到承瑛堂芳芸屋裡，問巧兒道：「姑娘有一大塊茯苓呢？」巧兒道：「在書架上。」紫簫到書架上取了在手，問巧兒道：「你找個什麼，給我砸些下來。」巧兒道：「有釘錘兒，我去拿來砸。」紫簫道：「不要鐵的。」巧兒說：「不要鐵的，就沒有什麼東西砸得下來。」忽然一瞧，笑道：「有了。姑娘，這多寶盤的這個大玉子兒倒很結實。」紫簫笑道：「這倒使得。你找幾張乾淨紙兒墊在地下，等我來砸。」巧兒趕忙取幾張淨紙鋪好。紫簫走到桌邊，將那多寶盤的一個大玉子取在手中，見是個杯大白玉做成一個大羊，身下臥著兩個小羊，真是晶瑩奪目。紫簫拿著那三羊玉子蹲在地下，將那茯苓使勁混砸，不多幾下，砸了一半碎的。看這玉羊，幸而沒有損壞，交巧兒仍放在原處。取戥子稱夠三錢，餘下的交巧兒收好。拿著人參、茯苓走到後面茶房裡坐下，叫老媽兒們將缸內的藕節取一個下來，洗去沙泥，用乾淨砂吊子將茯苓、藕節合在一堆兒，舀了兩杯新河水煎在一邊。取銀壺將人參隔湯燉上，自己站在風爐邊瞧著煎藥。

且說書帶同夢玉分手出去，在甬道上見這些嫂們往來不絕，說說笑笑忙個不了。書帶笑道：「過了今兒，我約齊眾人給諸位

嫂子們磕頭道乏。忙過老太太的生日，咱們再請再謝。」

一面說著已到景福堂，轉過屏門走出廳屋，下了台階向右邊夾道里進去。走不三四十歲，剛要轉彎，不提防裡面一個人轉了出來，兩個人對面一碰。書帶舉目一看，認得是桑進良，登時滿面飛紅。又見他喝的爛醉，歪斜著兩眼望著書帶，笑嘻嘻叫了聲「書姑娘，我去了」。倚柳歪斜的走了出去。書帶一個心直跳到嗓子口兒上，兩太陽都發了脹，指尖兒冰冷，定了一會，想道：「我這身上，何曾叫男人們碰過一下！幸虧沒人瞧見，不然真是臊死。」一面想著，十分動氣，已來到小院門口。

見門兒半掩，站在一邊，往門縫兒裡瞧去，見桑奶子手內拿著個東西在秀春頭上晃來晃去。秀春低著頭，在那兒係裙子。書帶點了點頭，輕輕折轉身就走。霎時間面熱心跳，急急忙忙竟往秋水堂去不提。

且說夢玉到了承瑛堂，見老太太、姑太太、桂夫人、石夫人四位俱在看牌。祝母看見問道：「兄弟呢？」夢玉道：「在那裡聽戲，他今兒很樂。」祝母聽了大喜，說道：「很好。快叫他別來，好容易他今兒才樂。」姑太太們心中甚喜。祝露問：

「今兒唱些什麼戲？」夢玉道：「是新排《無底洞》，倒很熱鬧。」祝露道：「誰的蠟子精？」夢玉說：「是仙官的，倒很難為他。明兒老太太的壽日，叫他到這裡來唱給三叔叔聽。」

祝露笑道：「我知道那孩子很會唱戲。」正說著，見個小丫頭進來。祝露道：「你去叫紫姑娘，將我的藥拿來吃罷。一會兒又要吃飯，擠著一堆兒不好。」小丫頭答應出去。不一會兒，見他跑進來對石夫人道：「紫姑娘鬧了一身血！」眾人大驚，趕忙去瞧。不知是為什麼，且看下回分解。